

休業以後，鳳梨之外

專訪鳳梨農夫 楊宇帆

採訪撰文／廖于萱

採訪攝影／簡于鈞

照片提供／楊宇帆



受訪者簡介：

楊宇帆，「在宇宙遨行的帆船」，臺南關廟男丁，鳳梨有機鳳梨執行長、登山嚮導，自述狀況好時身高有一百六但通常不妙。臺南一中畢，成大經濟97級肄業，臺藝大圖文傳播肄業，做過二十多種工作，喜愛自然也遭遇過山難，澳洲打工度假一年，吃蟹黃吃到痛風。泰國旅行受啟發，回臺種鳳梨，以《親愛的英九，聽我說說話，好嗎？》一文，語帶詼諧談及嚴肅的臺灣農業問題，走紅江湖。未婚。



鳳梨有機鳳梨

近年臺灣漲起一股青年歸農潮，帶著對理想的自覺、友善土地的永續方式，從稻鴨、魚筊共生到「半農半X」生活實驗，以自然農法或有機農法施種作物，同時結合社區支持、網路行銷以及迴避傳統中盤商的通路剝削，「新農運動」正逐漸成為凝聚在地認同和食安觀念的重要途徑。

「其實我小時候最討厭鳳梨了，吃到吐。會想去種鳳梨，大概是命運。」

楊宇帆在臺南關廟種有機鳳梨，雖然不覺得自己正在創業，也不算傳統涵義上的「創業」，但他說，「創業的意思，就是創造自己的價值。農業是生計、生活和生命三樣東西加起來的平衡結果。務農一年多來，我把自己的角色

從一開始單純的生產者，到現在覺得自己是透過務農在跟這個社會互動，不太會去思考說要賺多少錢，而是去思考要怎麼創造出這過程的價值。我把種鳳梨視為人生一件很重要的作品，並且深信，一旦我的價值出來，後面伴隨的就是我的價格。」

自由無須文憑

創造自我價值的先決條件，是透過行動與經驗反思，從中發現自己。十一歲便搬到臺南市一路念完臺南一中並考上成大經濟系，楊宇帆在處境中不由自主摸索著價值，不斷思考個性、學歷、能力和社會環境種種錯綜複雜的現實。在成大念了一年後退學，主因是學校無法給他滿足感，引不起興趣卻像在浪費時間，充滿迷惘茫然。對他而言，興趣和有趣是學習的兩個重要線頭，但他也誠實不諱，「那時候我太想離開臺南，所以退學又重考上臺藝大圖文傳播。」

第二次肄業，則是出於對獨立生活的渴望。離家北上，與臺藝大一位學長一起租屋，近距離觀察藝術家如何生活，體驗著某種「野放」的自由，楊宇帆學會去敬仰全心全意投入在一件事情上的專注，也發覺自己的習性，不適合學校裡的安穩溫馴，其實更渴望流動和變化。為了用更合乎個性的方式養活自己，他再度決定休學。

離開了學校，前前後後換過二十多種工作。他說，「對我而言只要是新性質的東西，而且好玩，我都會去做。」從街頭發衛生棉、FedEx物流、藥物試驗、模擬病人，到人體模

特兒和野外研究助理的助理，豐沛多元的社會身分和歷練，讓他學會觀察他人，並把困難當作過程。例如，一般人認為人體模特兒很好賺，但其實頗無人性，必須維持相同姿勢好幾小時，身體到最後都會非常僵硬，「肌肉線條卻更明顯，然後現場的學生就更興奮了（因為更好畫）。」但在觀看學生畫作的時候，楊宇帆發現每個人眼中的他都不一樣，看起來個性陽剛的學生，畫出來的線條或風格常會偏向粗獷，反之亦然，也讓他理解每個人所選擇的觀察角度和表達方式，多少都會反映出個人特質。

山難是旅行的開始

民國98年，在烏妹浪胖山做野外研究助理的助理的時候，楊宇帆遭遇山難，摔下二十多公尺深的山谷，回臺南休養了兩個月。命危經驗並沒有泯滅他探索世界的勇氣，他決定瀕臨無聊死之前出走東海岸，在臺東都蘭待了三週，發現文化衝擊不只在國與國之間，連小島東西岸差異都能改變一個人的認知。眼界打開了，緊接著又決定赴澳洲打工度假一年，在工廠專職迷昏龍蝦，把螃蟹脫光光。「因為澳洲人不吃內臟，以前在臺灣都吃蟹黃炒飯，我是吃飯炒蟹黃，蟹黃比飯多，吃到痛風發作。」





旅行，是去感覺自己與地平線之間沒有任何東西。



阿公、鳳梨，
還有小時候的楊宇帆

《阿拉斯加之死》曾是楊宇帆的憧憬。在荒野中獨立生存，拒絕依賴工業文明，僅取生命所需最低資源，謙卑於自然，不再惡化環境。但澳洲一年的打工經驗，讓他鄉愁大起，也重新認識自己：「旅行中的低落，是面對自己的方式之一。分享讓快樂變得真實，一個人的壯麗景觀，比不上兩個人的簡簡單單。」

如同《阿拉斯加之死》的結局所暗示，帶著這層覺悟，楊宇帆繼續旅行到泰國。在泰國最後一晚的火車上做了夢，恍惚中想起爺爺，和家鄉那片鳳梨田，在異國孤獨的靜默裡遙遙長出眷戀土地的根。

命帶鳳梨

「像《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》所說的那樣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天命。老天爺會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給你指示，而我們必須要去解讀那預兆，順著天命走就會發現，老天爺遠比你想像中來的還要慷慨。而所謂的有

機，對我來說，不過就是小時候自己在吃的東西罷了。」

毅然決定回鄉種鳳梨，確實遭遇不小的懷疑聲浪，其間也不乏很好的工作機會找上門，但他說：「想做要趁早。政府對農業不重視、看天吃飯不穩定、中盤商剝削、勞力工作讓身體外面壞掉然後化肥與農藥讓身體裡面壞掉，能去工廠找份穩定工作的話，沒有人會讓自己的子女回來作農。所以我要回來作農。」總在人生關鍵時刻放棄安穩，數年闖蕩磨出來的獨立與豁達，支撐他開啟另一段旅程。

身為2011年新歸農，楊宇帆坦承在農業知識上，大部份是片斷化的資訊吸收，沒有系統性地傳授；除了農人間的分享交流，也曾上過農委會農糧署和農改場所舉辦的課程和講座。務農帶給他的重要改變，「是我回頭重新認識了阿公與這塊土地，雖然人影愈來愈模糊，他的精神卻更紮實清楚。」除此之外，咀嚼著自己與周遭人事物的關係來來去去，他也能更寬

闊地正視際遇，「即便是在留下不好印象的地方，也有值得學習的事情。」

首批開英3號、金鑽鳳梨，收成約九千斤，透過網路與口碑迅速銷售一空，並成立「鳳巢有機鳳梨」任職執行長，持續進行農作實驗，同時對臺灣的農業問題也有日漸深入的觀察。楊宇帆在《親愛的英九，請聽我說說話，好嗎？》一文中分析：

「比起當下的補助，我們更需要一個健全的產業，一旦產業健全，不需要政府補助我們就能蓬勃發展，這才是我們想要的未來。那麼何謂健全的產業環境，我想得從推廣跟教育做起。消費者和生產者是生命共同體，在這個市場導向的社會，消費者通常決定了生產者的命運。青年返鄉，無疑是想朝有機、精緻、無毒農業發展，希望對地球做點好事，也讓消費者吃到安心的農產品。但現實的情況是，政府不斷鼓勵青年投入，卻沒有讓民眾對於優質的農產品有正確的觀念產生認同，大部份的民眾都很能認同理念，卻不了解其真正的意義與附加價值，於是便不太能認同價位，這也是這個新興農業無法活絡的原因。」

務農的現實面與辛苦，楊宇帆在訪談中幾乎隻字未提。末尾問到，有沒有想過有機鳳梨要種到什麼時候？他彎起被臺南陽光曬得黝黑的微笑說：「這是一個好問題，畢竟光靠鳳梨的收成，目前是吃不飽的，遑論娶妻生子。但我想，該堅持的不是做什麼，而是做那件事情的初衷，『做什麼』只是我們去執行初衷的工具。」沿著信念與反省，在失敗中前進，即便畏懼也要練習承擔目光。

接受大學教育，是否對一個人尋找自我價值，不應有任何差異限制或阻礙？不受大學教育，會不會有更大的彈性去實踐自我？對於生活、工作和創業的想像，能不能包容或突破各種定義，跨越框架走出新的生命力和生命形式，像楊宇帆的有機鳳梨一樣，在主流溫室之外永續成長？

「教育應該找到學生的特質，學生才能成為自己的CEO。」

「Don't be afraid to be different, because we are all the same.」

在休業以後、鳳梨之外，這是他所找到的答案。

